

論普通話ou的拼寫與複元音韻母的系統性

金鐘讚*·黃平文**

<目次>

1. 序言
2. 普通話ou的音值
3. 與ou對應的uo的音值
4. ou的拼寫與元音的系統性
5. 結論

1. 序言

普通話二合複元音中有ou。多數中國學者認為它的實際音值是[əu]，其中的[ə]是帶有微弱的圓唇色彩的音。這個[əu]，在《漢語拼音方案》中標寫成ou。錢乃榮則主張這[əu]應該寫成eu，《漢語拼音方案》是爲了避免字型上的混淆，才把eu標寫成ou的。

現在是電腦時代，打成eu也不會有人看成是en了。然而《漢語拼音方案》應該把ou改寫成eu嗎？

爲了解決這一問題，本文擬在考察ou的音值的基礎上，再探討與ou有對應關係的uo的音值，最後從普通話複元音的系統上去考察《漢語拼音方案》有關ou的寫法。

* 韓國 安東大 中文科 教授。

** 中國 廣西民族大學 中文科 副教授。

2. 普通話ou的音值

普通話複元音ou，韓國學者一般都用[어우][əu]來標音。對此，嚴翼相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他認為ou的音值應是[ou]，而不是[əu]。¹⁾嚴翼相先生爲什麼主張ou的音值是[ou]呢？

根據鄭錦全(Cheng 1973:18)的分析，現代漢語中元音的位置由緊接其後的元音位置所決定，逆同化強於順同化，這就是他的同化規則。根據他的理論，這兩個元音中的o都在後高元音[u]之前，因此o的發音應該是後中元音[o]。²⁾

問題是如果ou的音值真是地道的[ou]，則韓國人必定會用“오우”[ou]來標注，爲什麼多數韓國學者用“어우”[əu]來標注呢？嚴翼相先生說：

徐世榮(1980:184)和曹文(2000:64)認為ou和iou裏的o是央元音[ə]，即不圓唇。不少的韓國學者支持他們的說法。³⁾

嚴翼相先生根據徐世榮在1980年提出的不同觀點，指出不少韓國學者支持o是不圓唇的央元音[ə]這一說法。

徐世榮說：

(四)ou[ə-U]—由“央e”[ə-ɪ]([ə]的唇形本是中性的，在圓與不圓之間，此處則微微收攏；但並不是圓唇的[o]-ɪ表舌位稍向後。⁴⁾開始，手住後移，上升，唇形逐漸收斂，攏圓，到接近u時(實際大約到[U])而止，動程最窄。o響而長，u弱而短。“歐、偶、滙”就是這個音，“謀、斗、走”等字包含這個複合音。注意：不要發成單元音的[o]。有人發ou的開頭音[ə]時唇不稍稍收攏，也不對。(爲了音標形式簡便，以下都

1) Toh, Hye-Sook, Bae, Eun-Han, Chang, Ho-Deug, "A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d Korean Transcription of Chinese", 《中國學報》, 83頁。

2) 嚴翼相, 《漢語發音教學中的幾個疑問》, 《國際中國學研究》第9輯(首爾: 韓國中國學會, 2006), 178頁。

3) 嚴翼相, 《漢語發音教學中的幾個疑問》, 《國際中國學研究》第9輯(首爾: 韓國中國學會, 2006), 178頁。

4) 徐世榮先生說ɪ表舌位稍向後，但我們知道ɪ表示舌位略前，而才是舌位略後。ɪ應是ɪ的錯誤。

只寫作[əU]。)⁵)

徐世榮在1993年就明確指出“注意：不要發成單元音的[o]。有人發ou的開頭音[ə]時唇不稍稍收攏，也不對。(爲了音標形式簡便，以下都只寫作[əU]。)”由此可見，徐世榮先生認爲ou中的o是[ə]與[o]之間的、略帶圓唇色彩的音，發音時嘴唇要稍稍收攏。這一點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。

劉紅梅、武傳濤說：

ou[ou] 是由韻腹o和u韻尾結合成的。發音時o的舌位比單念時要稍微低一些，靠前一些，唇形也不像單念時那麼圓；發u時舌位也比單念要低一些，念得輕短模糊。⁶)

張繼春說：

香港人念ou，iou這兩個音都沒有困難。ou(歐)是前響復元音。前面的o是韻腹，是主要都分；後面跟一個短弱的u，u是韻尾。這裏的o跟單韻母o不同，唇形不很圓，舌位偏前；u表示舌位活動的方向，音值不十分固定。⁷)

以上我們考察了幾位學者對ou的看法。綜其所述，ou的音值中成問題的是o，這o實際上是位於[ə]與[o]之間的，帶有微弱的圓唇色彩的音。爲什麼會有這種情形呢？這種既不是[o]又不是[ə]的音在韓語中是不存在的。韓國學者將ou讀成“어우”[əu]有兩種可能：一是他們忽略了[əU]中[ə]的圓唇色彩；一是他們知道[əU]中的[ə]有圓唇色彩，但認爲/ou/中o的音值還是比“오”[o]更接近“어”[ə]，因此才用“어우”[əu]來標注ou的。⁸)由於嚴翼相注意到ou[əU]的[ə]具有圓唇色彩，

5) 徐世榮，《普通話語音常識》(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93)，58頁。

6) 劉紅梅、武傳濤，《實用漢語語音》(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3)，66頁。

7) 張繼春，《香港人容易講錯的普通話》(香港：香港上海書局出版，1987)，98頁。

8) 林燾、王理嘉說：

ou[ou]裏的[o]實際舌位要比元音舌位圖上的[o]略略靠前，嚴格標音應該寫作[o+]或[o]，[o]的圓唇程度也比較低，有人讀起來已經接近於[ə]，把ou標寫成[əu]也是可以的。案ou具有這種性質，韓國學者用어우[əu]來標注ou也可以的。

所以就用“어우”[əu]來標注ou。

趙杰先生說：

把[ou]中的前響元音發成[ə]，成爲[əu]，也是不影響詞義卻影響音感的。⁹)

普通話沒有/əu/與/ou/的對立，將ou發成[əu]或[ou]都不會影響詞義。多數韓國人可以用“어우”[əu]來標注ou，但發ou時，忽略[əu]的[ə]具有微弱的圓唇色彩，而發成純粹的[əu]音，則是不標準的。同理，ou中的o音，如果將它念成地道的圓唇音o也是不對的。¹⁰)

3. 與ou對應的uo的音值

在前一節中我們通過考察學者們對ou音值的看法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，他們基本上都認爲ou中的o不是純粹的[o]，也不是純粹的[ə]，而是帶有微弱的圓唇色彩的，是在[o]與[ə]之間的音。

ou中的o既有這種性質，韓國學者用“어우”[əu]來標注也可以，用“어우”[əu]來標注也沒問題。至於《漢語拼音方案》，[ə]既然已歸併到/e/音位，則採用eu的寫法也可以，採用ou也沒問題。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哪種標示法更好，要解決這一問題，我們需要探討一下跟ou有對應關係的uo。

林燾、王理嘉，《語音學教程》(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2)，111頁。

9) 趙杰，《漢語語言學》(北京：朝華出版社，2001)，105頁。

10) 彭澤潤、李葆嘉說：

各個音節在音組中的發音與它單獨的發音并不完全一樣，一般都會產生語流音變。音變的總趨勢是前後相鄰的兩個音節發音相互配合，形成協同發音從而整個音組的發音省力順口自然流暢。案其實各個音素在音節中的發音也與它單獨的發音，并不完全一樣的。/ou/中的u是圓唇的，則u與跟u鄰接的o之間形成協同發音，o就具有了圓唇色彩。我們很注意中國人發/ou/時就發現不同的發音人會有不同的圓唇程度。

彭澤潤、李葆嘉，《語言理論》(北京：朝華出版社，2001)，199頁。

劉紅梅、武傳濤說：

uo[uo] uo是由韻頭u和韻腹o結合而成的。發音時由u開始，舌位由u降低到o，口形略微張開，o比u聽起來響亮。¹¹⁾

張繼春先生說：

uo(窩)是o前面加一個短弱的u。u是韻頭，念得輕短，後面的o是韻腹，念得響而長。發音時，先是舌位高，唇形圓，發出輕短的u，接著舌位略低，唇形比u略大，發出o音。¹²⁾

以上兩家都認為uo的音值是[uo]，這一點也得到了其他中國學者的認同。有趣的是，多數韓國學者用“우어”[uə]或“워”[wə]標注uo音。¹³⁾如果普通話uo的o是真正的舌面後圓唇半高元音[o]的話，韓國人不太可能用“우어”[uə]或“워”[wə]，而可能用“우오”[uo]來標注。多數韓國學者主張用“우오”[uo]來標注uo必定是有原因的。

徐世榮先生說：

(八)uo[uɔ]一由u開始，舌位漸降到o[ɔ]而止，動程很窄。u緊而短，o響而長。[o]下的符號c，表示口稍開，即舌位在[o]之下。¹⁴⁾

王理嘉先生說：

[ɔ]後半高唇形略展的圓唇元音，出現在唇音聲母或韻頭/u-/之後，作韻腹。¹⁵⁾

11) 劉紅梅、武傳濤，《實用漢語語音》(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3)，68頁。

12) 張繼春，《香港人容易講錯的普通話》(香港：香港上海書局出版，1987)，74頁。

13) Toh, Hye-Sook, Bae, Eun-Han, Chang, Ho-Deug, "A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d Korean Transcription of Chinese", 《中國學報》，87頁。

14) 徐世榮，《普通話語音常識》(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93)，59頁。

15) 王理嘉，《音系學基礎》(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91)，130頁。

孫仁生等先生說：

2. /o/——音位變體有[o]、[oc](國際音標[oc]裏的o表示圓唇度略減。)

音位變體	出現條件	例子
[o]	在單韻母中	波[pɔ]、坡[p'o]
[oc]	做複韻母韻腹	說[suoc]、多[tuoc] ¹⁶⁾

徐世榮、王理嘉等認為uo的o比[o]低一些的音，而徐世榮、王理嘉、孫仁生等認為uo中的o是圓唇度比o略減的音。uo中o比[o]低一些，圓唇度當然是要減一些的。

朱川說：

除了動程不足的情況之外，留學生發音的動程質量問題則主要是元音的音值不到位，尤其是作為韻腹的主要元音的音值有問題。具體的複韻母情況各有不同，但是一個顯著的特點是留學生所發的韻腹往往較鬆一些。比如“我”uo的發音，到了o時會鬆下來成了e。¹⁷⁾

朱川注意到外國學生發uo時，往往韻腹o發得鬆一些，將o發成e[ə]。如果uo的音值是[uə]的話，朱川怎麼會提及這些問題呢？

主張ou的音值是[əu]的學者認為uo的音值不是[uə]，而是[uɔ]。由此可見，他們認為ou的o、與uo的o是不同的兩個音。對於ou，韓國學者多數用“우어”[uə]或“워”[wə]來標注，而少數用“우오”[uo]來標注。中國人一般都認為uo的音值是[uo]，為什麼多數韓國人用“우어”[uə]，而不用“우오”[uo]來標注uo呢？

彭澤潤、李葆嘉說：

對那們與自己母語近似而又不同的音位，常常用自己母語的音位去代替外語的音位。例如，用漢語的清塞音/t/音位去代替英語的濁塞音/d/音位，用漢語的/ts'/或者/tɕ'/音位去代替英語的/tj/音位¹⁸⁾。

16) 孫仁生、李延瑞、徐吉潤，《現代漢語新編》(大連：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，1996)，151頁。

17) 朱川，《外國學生漢語語音學習對策》(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97)，123頁。

18) 彭澤潤、李葆嘉，《語言理論》(長沙：中南大學出版社，2002)，473頁。

韓語複元音中有“워”[wə]，而沒有[wo]，這會引起語言學習的負遷移。¹⁹⁾韓國人遇到不是地道的[uo]音，往往會通過韓語中的音去感知不熟悉的/uo/音，而用“워”[wə]來標注。例如，英語中有walking[wɔ:kɪŋ]，而韓國人將它標寫成“워킹”[wəkɪŋ]。²⁰⁾如果普通話[uo]中的o是地道的o的話，韓國人肯定會用“우오”[uo]來標注的。實際上uo中的o是比地道的o還要低一些、展一些的帶有圓唇色彩的音，因此，多數韓國人才用自己熟悉的“우어”[uə]來標注。

在韓國人聽起來，ou中的o與uo中的o差不多，但中國人對這裏o的音區分得很清楚。大體上來講，ou是接近於[əu]，而uo是接近於[uo]，而共同點是都帶有圓唇性。

4. ou的拼寫與元音的系統性

對於二合複韻母ou，中國學者也有不同的看法。多數學者主張標寫成ou，而一些學者主張標寫成əu。至於əu的[ə]，《漢語拼音方案》已經把它合併到/e/。²¹⁾因此，他們實際上主張標寫成eu。錢乃榮說：

如果按照讀音規則記，ao、ou應寫作au、eu，但這在字形上容易與an、en混淆，所以漢語拼音方案定為ao、ou。²²⁾

19) 錢乃榮說：

普通話中的/tʃ、tʃ、ʃ/這組音位是英語中沒有的，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常常會用英語的/f/去念漢語的/ʃ/，如把“[ʃou55]收”念成“[fow]show。”

案在英語中上昇雙母音只有ei、ai、oi、au、ou而沒有əu，因此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往往用ow來標注帶有微弱的圓唇性的[əu]。這種現象都屬於語言學習上的負遷移。

錢乃榮，《現代漢語》(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1)，552頁。

20) 民衆書林編輯局編，《MINJUNG ESSENCE ENGLISH · KOREAN DICTIONARY》(首爾：民衆書林，2003)，3056頁。

21) 《漢語拼音方案》只用26個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，不增加新字母，故沒有ə。
周祖漢，《漢語拼音方案字母學習法》(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98)，序1頁。

22) 錢乃榮，《現代漢語》(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1)，96頁。

錢乃榮認為應該把略帶圓唇成分的[əu]標寫成/eu/，但由於字形的問題，漢語拼音方案才把eu寫成/ou/。

在用筆書寫的時代，u與n往往容易混淆。那時如果我們將ou寫成eu，則可能會與en發生混淆。但現在是電腦時代，電腦上打出的n與u是不太可能發生混淆的。那麼ou應該改寫成eu嗎？單就略帶圓唇色彩的[əu]來講，《漢語拼音方案》把它標寫成/ou/或/eu/都可以。要考察哪種標寫法比較好，則一定要從語言的系統性著手才合理。

注音字母原來只有一個“ㄛ”，使用之後覺得不方便，就在“ㄛ”頭上加一點，後來一點連接起來成爲“ㄛ”。根據這個歷史經驗，拼音方案也分爲兩種。²³⁾《漢語拼音方案》既然繼承注音字母的作法²⁴⁾替[ə]和[o]分立/e/和/o/，那麼主張ou、uo的音值分別是[əU]、[uə]的人根據音值將ou[əU]寫成/eu/，而將uo[uə]寫成/uo/也可以。但我們還要考慮這樣處理會不會產生系統上的問題。

《漢語拼音方案》的/e/有[ɛ]、[e]、[ɣ]、[ə]等變體。但在一個音節中只出現/e/韻母，那就是[ɣ]。/e/出現在帶鼻音韻尾的音節中是[ə]。/e/出現在複元音韻母的介音i、y後面時是[ɛ]，/e/帶韻尾i時是[e]，圖表如下：

23) 周有光，《〈漢語拼音方案〉的制訂過程》，《語言文字學》(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，1998)，65頁。

24) 王理嘉先生說：

最初，注音字母在1918年正式公布時，字母總數是39個，沒有ㄛ，只有一個ㄛ，ㄛ兼讀[o]和[ɣ]兩個韻。從音韻系統來說，這是完全可以的。……但在注音字母的傳授、學習中，大家都覺得用ㄛ兼[o]和[ɣ]兩讀，不方便、不習慣，都贊成分開。於是國語統一會在原字母正上面加一個圓點，這樣“一母可當兩母之用”。但是，加符字母用起來麻煩，而且容易跟表示聲調類的圓點相混。於是在實際使用中，上面的圓點很自然往下拉，與中筆相連變成了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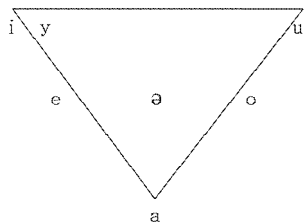
王理嘉，《漢語拼音運動與漢民族標準語》(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91)，76頁。

中元音	分布環境				
	-i#	y-# i-#	-n# -ŋ#	-u# u-#	-#
e	+				
ɛ		+			
ə			+		
o				+	
ɤ					+

25)

分布環境中-u#、u-#前後帶的o音都是帶上圓唇的。如果漢語拼音方案替ou[əU]採取/eu/的話，帶元音韻尾u時/e/還有[ə]的音，這樣就會打亂本來很整齊的系統。如果[əU]中的[ə]是地道的央元音的話，就打亂了它的整齊性，《漢語拼音方案》也可能要寫成/eu/。但中國人一般都認為uo中的o是比o低一些、開一些的音。

現在考察普通話二合複元音韻母的規律性。例如：



三合複元音韻母: i □ u ↔ uei, iau ↔ uai

二合複元音韻母: ia ↔ ua, ie ↔ uo

ai ↔ au, ei ↔ □ u ye

考察普通話的複元音，就會發現這裏有很强的規律性。除了複元音ye沒有相對應的複元音之外，其它的都有對應的複元音。我們認為跟uei對應的應是iou，

跟ei對應的應是ou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□裏填的是ə的話，iou與uei、ei與əu就不合乎系統性了。我們再從前響、後響二合複元音的對比來看，有ie↔ei, ia↔ai, ua↔au，則與uo對應的應是ou而不是əu。

中元音e、ɛ、ə、o、ɤ中，只有o才是圓唇的。如果[əU]中略帶圓唇性，舌位在[ə]與[o]之間的[ə]音採取/eu/的寫法就會破壞語音的系統性。ou中的[ə]是具有微弱的圓唇性的。uo中的o與ou中的o具有共同的地方，是圓唇性。我們可以將中元音分成兩類：一為圓唇音，一為非圓唇音。《漢語拼音方案》將非圓唇性的e、ɛ、ə、ɤ歸併到/e/，而將帶有圓唇性的[əU]中的[ə]與[uɔ]中的[o]都歸併到/o/是很有道理的。²⁶⁾我們認為這種比央元音[ə]後一些、帶圓唇性的[ə]音歸併到/o/是沒有問題的。因此，我們主張依據圓唇性將ou[əU]中的[ə]歸併到/o/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依據系統性，將[əU]寫成/ou/會更好一些。因此，我們認為□

26) 戶田昌幸、黃國彥先生說：

日語的每個音位和實際發音的對照是這樣的：(太精細的發音上的差別予以省略)

元音音位

/a/ : [a] /i/ : [i] /u/ : [ɯ]

/e/ : [e] /o/ : [o]

他們又說：

う[ɯ]：後高元音(非圓唇)

發音方法：嘴略開，舌面後向輕鄂靠近，和い[i]音剛好相互，唇角略向中央聚攏，顫動聲帶發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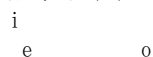
案日語中的う[ɯ]在舌位的高低上，與普通話的u[u]不一樣。日語的う[ɯ]是稍低稍前，而普通話的u[u]是偏高偏後的。日語的う[ɯ]與韓語的으[ɯ]也不一樣，發日語的う[ɯ]時唇角略向中央聚攏，而發韓語的으[ɯ]時沒有這種現象。

日語的う[ɯ]既不是純粹的展唇音[ɯ]，也不是圓唇音[u]。如果採取[ɯ]/音位則可以圖示如下。



a

一般而言，後高元音中常見的是[u]音，而日語也沒有[ɯ]與[u]的對立。我們從元音的系統性考慮，替[ɯ]採取/u/也沒問題的。例如：



a

戶田昌幸、黃國彥，《日語語音學入門》(鴻儒堂出版社，1991)，38、47頁。

25) 葉寶奎，《談音位和普通話音位問題》，《語言與教學》第四集(三明：廈門市語言學會，2004)，10頁。

裏填寫的不是e, 而是o。

5. 結論

多數中國學者認為普通話二合複元音ou的實際音值是[əu], 而這裏的[ə]是帶有微弱的圓唇色彩的音。由於ou音具有這種特質, 因此, 對於二合複韻母/ou/, 中國學者有不同的看法。多數學者主張標寫成ou, 而一些學者却主張標寫成əu。至於əu的[ə], 漢語拼音方案已經將它合併到/e/, 因此, 實際上主張標寫成/eu/。單就/ou/來講, 標寫成/eu/也許是可以的, 但我們要知道音位歸納往往離不開語言的系統性。

普通話的複合元音有很整齊的互相對應的特點。如果要採取/eu/的寫法, 就會產生有/uo/而沒有與/uo/對應的/ou/了。這樣必然會破壞普通話的語音系統性。在這種情況下, 我們主張依據圓唇性, 將[əu]中的[ə]歸併到/o/, 而將[əu]標寫成/ou/。這樣做不但能照顧到音值問題, 也能照顧到普通話的系統性。

< 參考文獻 >

- 戶田昌幸、黃國彥, 《日語語音學入門》, 鴻儒堂出版社, 1991。
 王理嘉, 《漢語拼音運動與漢民族標準語》, 北京: 語文出版社, 2003。
 _____, 《音系學基礎》, 北京: 語文出版社, 1991。
 民衆書林編輯局編, *MINJUNG ESSENCE ENGLISH · KOREAN DICTIONARY*, 首爾: 民衆書林, 2003。
 朱 川, 《外國學生漢語語音學習對策》, 北京: 語文出版社, 1997。
 林 燾、王理嘉, 《語音學教程》, 北京: 北京大學出版社, 1992。
 周有光, 《漢語拼音方案》的制訂過程, 《語言文字學》, 北京: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,

- 1998。
 周祖漢, 《漢語拼音字母學習法》, 北京: 語文出版社, 1998。
 徐世榮, 《普通話語音常識》, 北京: 語文出版社, 1993。
 孫仁生、李延瑞、徐吉潤, 《現代漢語新編》, 大連: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, 1996。
 張繼春, 《香港人容易講錯的普通話》, 香港: 香港上海書局出版, 1987。
 彭澤潤、李葆嘉, 《語言理論》, 長沙: 中南大學出版社, 2002。
 葉寶奎, 《談音位和普通話音位問題》, 《語言與教學》第四集, 三明: 廈門市語言學會, 2004。
 趙 杰, 《漢語語言學》, 北京: 朝華出版社, 2001。
 劉紅梅、武傳濤, 《實用漢語語音》, 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03。
 錢乃榮, 《現代漢語》, 南京: 江蘇教育出版社, 2001。
 嚴翼祖, 《漢語發音教學中的幾個疑問》, 《國際中國學研究》第9輯, 首爾: 韓國中國學會, 2006。
 Toh, Hye-Sook, Bae, Eun-Han, Chang, Ho-Deug, "A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d Korean Transcription of Chinese", 《中國學報》, 首爾: 2007。

< 국문 요약 >

적지 않은 중국 학자들은 보통화 이중원음 'ou'의 실제음가는 [əu]이며, 이때 'ə'는 약간의 원순성을 띠다고 본다. 이에 근거하여 錢乃榮은 《漢語拼音方案》에서 [əu]를 마땅히 'eu'로 표기해야 하나 자형의 혼돈을 피하기 위해서 'eu'로 하지 않고 'ou'로 했다고 주장한다.

그러나 필자는 錢乃榮의 견해에 동의할 수 없다. 사실 보통화의 'ou'는 [əu]로 볼 수도 [ou]로 볼 수도 있다. 이때 주요원음은 전형적인 'ə'와 달리 약간의 원순을 띄고 있으나, 전형적인 'o'와 달리 원순성이 그다지 강하지 않는 음이다. 이 경우 우리는 보통화 원음의 계통성을 살펴볼 필요가 있다.

이 문제는 보통화 중원음의 음위를 어떻게 설정하느냐와 밀접한 관계를 갖는다. 필자의 연구에 따르면 보통화에 /e/, /ə/, /o/의 음위가 있다고 본다. 보통화 이중원음은 9개 있는데 하나의 예외 'ye'를 제외하고는 ie ↔ ei, ia ↔ ai, au ↔ ua 등이 상당히 계통적으로 대응하고 있다. uo ↔ □ 의 경우 錢乃榮의 견해에 따르면 □안은 'əu'가 되겠지만 그렇게 하면 uo와 대응하지 않아 계통적이지 못하다. 따라서 이중원음의 계통성

에 주의한다면 'əu'보다 'ou'로 보는 게 타당하다고 결론을 내릴 수 있다고 본다.

중심어: 복모음, 음가, 원순도, 규율성, 운모

원고접수일	심사일정	1차수정	게재확정	출 간
2009.2.27	2009.3.20	2009.4.2	2009.4.10	2009.4.30